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八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　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周元濬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八

性道

融結為河嶽賦　　唐　黄滔

象帝以代出物我陶開杳冥至精風散元氣雨零一濁一清既定乾坤之體或融或結遂為河嶽之形豈非斷乎鼇足之時剖彼雞黄之日二儀各立以交泰一氣旁流而洋溢於是蒼茫不定奔為歸國之墟積聚無從疊

作干霄之質則令川陸天下江山域中淺深莫極夷險難窮剛柔隨之而洶湧嗜欲繼之而隆崇翻雪浪與霜濤下吞方厚拔重峰兼疊嶂上列圓空爾乃產鱗介蟲沙殖毛羽草木星辰晝夜以明滅烏兔東西而往復則有龜負龍拏文籍其陽九陰六共觸愚移傾缺其天樞地軸如疏樸畧波萬壑以派分似截渟泓仞千巖而雲矗旋聞大禹鞭神巨靈湧身鑿通浩渺擘斷嶙峋然後總注滄海爭摩碧旻舟檝風生航利名於世世輪轅雷

起駕禍福於人人至今若帶輿言如拳設喻牢籠下土以箭急控壓中洲而石固三門九曲競呈升沒之源太華維嵩交闢奔衝之路誰能究厥理考其情溝瀆曷為而散作丘陵奚補而攢成致彼至柔灑回邪而互急俾其峻極干道德以全平吾欲炭鞴陰陽鑪然天地鼓將邐迤之濬谷寫破連延之積翠令今日之形象復當時之寤寐默默緜緜然却歸於無事

義路賦　以言有君子得行斯路為韻

唐　王棨

義則本在路猶强名雖無有而為有亦時行而則行人或未知謂投足以山險心如能制信在躬而砥平既絶回邪無差正直居則思之而可見忽爾覔之而安得默識終始潛名南北昧其所在迷吾道之康莊能此是敦造先王之閫閾然而視之者不為好徑赴之者豈曰多岐邁德而謂其達矣立身而何莫由斯聖人每修孰慮乎崩榛所塞君子常喻寧求其老馬能知稽夫近遠甚夷往來無茍周朝之柱史奚棄鄘國之貞妻自守旁生

行葉於列樹以寧殊中引德車在推輪而何有莫不亘
深仁宅遥通禮圜匪豺狼之所到惟干櫓以斯存若乃
循其軌遊其藩有如入顔巷之中恬然自樂復似經桃
蹊之上寂爾無言可以導彼深誠臻乎奥旨相逢盡重
氣之士相護皆舍生之子徘徊其側多感分以遺身馳
鶩於中必先人而後已厥大斯著其高或聞異邪逕之
徑捷與左道以岐分五霸三王既適此以圖業忠臣烈
士亦從兹而報君夫如是則蹍跋所為坦夷斯喻於以

闢百家之蔽塞於以洞五帝之旨趣悲夫衡嵾行險之徒曷不遵乎此路

天爵賦　　元　陶安

赫上帝之有命賦良貴於心官全衆美而光榮超萬物而尊安葢是爵得於天之所賦何假分茅而胙土班瑞而錫鞶也維人有心主宰一身克具天理故曰天君當其大化渾淪冲氣絪緼質凝胚腪靈秀為人帝令誕敷付以性真上帝若曰咨爾心官聽聽誥戒天地生物元

德至大全體為仁妙用為愛畀汝斯爵惻隱爰在服此
寵嘉力行無怠制事之宜其理為義應酬裁度發彊剛
毅畀汝斯爵羞惡所繫申服嚴訓擴充必至維爾心官
朕所簡閱尚其毋貳臨汝昭晰行之以禮粲然有節文
之詳明之以智截然有是非之别既降衷而不遺當秉
彜而對越然而與是德者天之道實其德者人之功盡
已而忠則仁義實蘊於其中循物而信則仁義實用於
無窮樂夫善而不倦曾無間於始終茲皆天爵可慕可

從咨爾心官以思為職代天作工為民立極敬受爾爵其永無斁於是尊居靈臺光闢泰宇端莊整肅臨莅而處以方寸為所封之土以誠信為所佩之組耳目之司有其統筋骸之束有其主維屏維翰嚴禦欲之雄藩如圭如璧瑩真純之奥府遂乃極高明而為堂蹈中正而為塗觀艮象以行庭御巽風以乘車施廣譽而代繡積太和而成廚醉以道德之醇飫以義理之腴衮衣赤紱未足為重高牙大纛何足為殊凡君臣父子之有倫隆

殺等級之異宜揭綱常於萬世示法則於羣黎於以為邦家之光於以立太平之基則又皆出於斯也嗚呼時降風移人爵是炫趙孟斯貴趙孟能賤枉已求合浮雲歆羨昧天爵之當修宜繆孟氏感於世變也系曰皇天無私兮賦德在躬彝倫咸備兮委任寔隆匪軒冕而自榮兮不品秩而能崇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守而不能舍也誓忠貞以自許兮庶幾因時而待賈也

孝者善繼人之志賦 以人子行孝能繼先志為韻

宋　文彦博

稽禮經之垂訓見孝子之奉親俾繼襲於先志蓋博諭
於後人必學為箕既顯奉親之要無改於父克彰務本
之因得不載考斯文深窮秘旨非徒樹彼教本蓋以勗
於人子欲令不悖於親固在必從於始克纘丕緒始則
揚武王之休追祀先公次則顯周旦之美徒觀其孝道
斯盛國家遂行悉務無違之教或敦不匱之誠其父析
薪孰云負之靡克若考作室但見構之方成斯蓋君令
臣從上行下效俾百姓以從化則一國而興孝用勞用

力率從安義之文學禮學詩敢悖過庭之教罔墜先德彌增懿稱於顛沛而克肖寔前後以相承子路之貧屢傷斯為直養孟莊之臣不改是謂難能所謂乎君子能勞後代有繼遵地義以寧失守天經而罔替克紹前烈我則益務於矜莊無廢舊勳我則彌遠於遜悌是曰有後無聞辱先非惟世濟其美抑亦代不乏賢史談著書遷繼而立言垂世夏鯀治水禹紹而隨山濬川懿哉念凱風之言遵白華之義蓋將無忝爾祖是用不違其志

夫然則上自君而下達民固宜守玆而勿墜

中者天下之大本賦以天下之教由此而出為韻　宋　文彦博

中者存乎性性者命於天為萬物所宗之本乃七情未發之前澹乎自持政教自玆而出矣感而後動吉凶由是以生焉原夫賾禮典之淵微得中和之用舍聖人極之以育物君子循之而化下人生而靜故能用其中焉教所由興是以謂之本也始其惟寂惟寞何慮何思道所從而隆矣人可得而由之喜怒不形守為樸素之本

嗜欲將至散成禮樂之基外物未牽中扃是斆茍能發以中節是致廣而成教始惟所禀金則義而木則仁終乃有遷父為慈而子為孝是知言其中者哀樂之未發謂乎本者教化之必由蘊之則五常晝在散之則百禮交修何異夫大樸將分上者道而下者器洪鈞欲播達乎萌而出乎勾得不載考斯言詳觀至理雖化育之甚大亦權輿而自此誠明内著兩儀蟠極之宗和順外融萬物經綸之始有如此者不其偉而為最靈而可美著

達道以攸宜若然則天下之精無能及此縱域中之大何莫由斯故知道不自於天生禮非從於地出起於人性之靜肇彼民心之質所以王者之致中和雖百慮而同歸於一

至誠盡人物之性賦 以惟至誠盡人物之性為韻

宋　陳襄

性理雖奥聖神可知繫此誠明之德盡夫人物之為稟上智於中和冥通化育燭羣生於動植深極謀惟凡厥民生應夫天粹有性之德曰仁與義罔之生也則失誠

而明之則備故窮本以知本推類而知類上以觀三極之道可得而明下以究萬物之情亦莫不至所謂與性俱生配天而誠不思而理得無為而化成深則盡人之道微而極物之精湛一德以清明坐無遺照格二儀之覆載居得輿情蓋夫人性均義也在推其所不為人性均仁也在行其所不忍將悠久以無息兹昭著於未朕窮吾理則人理斯得推吾情則人情可準心渝金石則毫釐千里而差孚格豚魚則天地一言而盡且夫蠢焉

非齊者庶物危而難保者蒸人何治之能格何施而能臻必在先誠其性内本諸身其深也有以通天下之志其幾也有以盡天下之神凡在化育孰不尊親大不失夫婦之愚必蒙其澤小不遺草木之細亦被其仁若然則情靡有遷道無所屈大人之事斯備赤子之心無拂伊尹之聖且思拯於匹夫虞舜之仁亦推明於庶物斯乃性格天道德為人師有氣帥以為之用有心官而為之思宜爾小者大者樂之利之神藏在中通變而民罔

偨智周於下曲成之類無遺故孟軻明四端之由荀子辨五官之正知之者善成之者聖稽諸高厚而不悖質之幽明而孰病況於人乎況事倫乎莫不盡其性

德至者色澤洽賦 以德輝發形顔色斯洽為韻 宋 劉弇

德既能至形斯有歸故茲色澤之洽率由克實之輝根百善之大全初忘物我暢四支之積美罔汨脂韋竊原樂莫大於誠人之生也直厥有備善是為至德苟本諸中扃者未始虧贅則見之外貌者何煩藻飾立其大者

性命默爾以皆安人焉廋哉色澤油然而可識外秉四重中清五㝅其中周旋而盛亦已至其蓄剛健而新從可知純德發若粹和在斯朝廷之上誾誾而侃侃閨門之内愉愉而怡怡志意致修居有潤身之積英華發外形為睟面之滋接物非特既其文成已為能用其極如霧豹焉澤彩於幽渺如山玉焉揚輝於伏匿杜人偽之象恭天真之踵息默然而喻始符通理之黄中即之也温卒與鮮仁之令色誠以矜墦祭而歸者驕態可賤取

夏畦之病者諂容孔艱又孰若藻德小言容之足美身
卑口耳之間窮而衡泌則神王而氣逸達而朱金則心
舒而體閑陋骯髒之元叔體柔嘉於仲山覩我朶頤微
義易舍龜之躁赫如渥赭得衞詩錫爵之顏有動之而
斯遠暴慢之明無就之而不見可畏之忽趨行奚事於
舜禹肝膽靡憂於楚越何假地文之示自得天光之發
所以養氣而無是餒嘉孟氏之醇醇樂内而何其臞偉
顏生之勃勃向若蒿目自累火馳弗寧窘勞倦不枯之

貌囿睢盱承豫之形槁項黄馘者既中巳無主曼膚騈肩者又愚而不靈遂使赧赧而非所知徒憖表暴詡詡而相取下舉昧沉冥夫豈知彪外之君子不誣踐形之聖人可法蓋泚顙而達面目者未免愧積則養指而失肩背者良由智乏故曰德至同於初澤色何從而不洽

卮言日出賦

宋　王禹偁

卮之為物也空則仰滿則傾伊斯言之無係假厥器而强名日出彌新尚安知其適莫天倪自得亦何繫於虛

盈豈不以卮無所識每逐物而攲側言無所執但因時而語默諒何思而何慮固靡失而靡得用能滿天下以無過體寰中而可則徒觀夫卮𨶑（？）以弗定言支離而不窮孰見兆朕難明始終冥其心若虛舟之泛水應乎物類天籟之鳴空是以至道無形至人絕想詎難追於駟馬寔冥求於罔象以不器之器是資以不言之言為上存於身則大智之閑閑移於邦則王道之蕩蕩喻鳴鐘之大小物莫我欺取膠柱於樞機吾將安仰大哉卮

也者既異敔器且殊漏卮言也者亦匪確論又非詭隨
知萬物之種也奚千里而應之智過挈瓶檮杌之書徒
爾信踰盈缶連山之象云為故曰不言則齊同形相禪
巧如簧兮非偶卒若環兮無變得之者毀譽兩忘失之
者是非交戰詳夫卮有空滿於義則那言無準的在理
云何亦猶君不言而黔首化天不言而玉燭和是以大
道五千取不知而立誡寓言十九藉外論以同波今我
后據北極之尊窮南華之旨思欲體清淨而率兆庶故

先命詞賦而試多士盛乎哉崇道之名不為虛美

慎所好賦以重譯獻珍信非寶也為韻　唐闕名

君子嚴其牆仞戒以心胷知躭味之易入俾回邪而不容其慎德也白圭是聞其三復其好賢也緇衣必薦其九重自然契已坦蕩清心肅雍玩喪志而何有欲敗度兮何從昔如王者三朝遠人重譯執贄山委獻琛雲積豈不知納寶庫為子孫之藏映玉墀嘉戎夷之績蓋以難得之貨有損不貪之寶無數獲狼而荒服不臻却馬

而漢王受盃嗤虞公受玉之敗美晉帝焚裘之迹匪騁欲而適願將去奢而無怨滿堂足戒黄金寧慎其四知連城不求白璧何勞於三獻所愛者禮所懷者仁君由之而乂國士用之以防身衣服有常非敢玩於千襲飲食不瀆寧專美於八珍其受才也必擇能而得儁其慕友也亦資忠而履信將辭直而不違知言甘而有吝是窒其欲無忽於微五色足躭審之則朱紫不奪八音可樂慢之則鄭雅同歸思禁邪而制放慮今是而昨非上

則宣風下同偃草將還淳而復樸在躭德而味道蒐田失度則念虞人之箴慈儉或虧必思老氏之寶至矣哉好之者儒以多聞為潤屋立義為分社孝既慕於參乎學願從於回也孜孜屑屑束修問寡如此人所以銘座而弗忘書紳而不舍

同人于野賦以君子之道何往不通為韻 唐 周鉞

善本身修名由道長惟君子之所履遇同人而遂往不修正直誠邪枉於出門既叶於心視野郊於指掌守柔

以處亦何後而何先秉健而行諒無偏而無黨蓋以居謙不躁應上潛通欲垂文於天下須立志於胷中雲合霧開孰無機於豹變聲馳響答皆有意於雷同必使量統含弘義資探討包利貞而共濟顧言行而相保情田波注將符若水之時德宇馨香用法如蘭之道乃言六二是乘柔之主九五為行健之資乘乎柔而何剛敢奪行乎健而何往不之况能辨方知類視險如夷念同氣以遵彼實忘言而在兹於以審吉凶較能否始居中而

體正終處上而為首理方求友喻伐木以攸宜義在同心於斷金而誰有所期利比浮雲悠然莫分光於身者曰道聲於教者曰文故得退無失位進得其聲將果行以育德候移忠而事君則知福應無他元亨由己理契和順心惟知止不然何以風雲偶會咸為得路之人悔吝不生盡似同舟之子别有勵志彌久勞謙已多既考之於六位亦化之於四科且如今日之進也道如之何

鳥求友聲賦以人自得求友聲之道為韻

唐王棨

日暖風輕有黃鳥兮間關嚶嚶始乗春而出自幽谷俄擇木而求其友聲尚沮羣猜每念載鳴之侶方期類聚詎無相應之情於是紅破園桃青勻禁柳韶光媚原野之始宿雨霽池塘之後由是睍睆遷喬棲翔寡友潛符切切之義爰發嘐嘐之口林間乍囀誠謂乎知音可期陌上頻啼似恨其離羣已久既而雅叶交應如懐故人得鸜鵒之流言不信見靈烏而白首如新灌木煙中念友朋而有待楊園景裏豈鳩集之無因鳴亳既殊攀稽

靡異猶角徵之先奏俟宮商之有自遂使夕陽橋畔人人增感别之愁曉色樓前處處動傷春之思族類安在閶闔未休想王雎兮從吾所好知斥鷃兮謂我何求豈比蜀魄銜寃啼巴月於深夜燕鴻失侶叫邊雲於凜秋懿夫隔霧彌幽含風轉好似弘三益之旨足警寡聞之抱想伊鳥也猶推故舊之心矧乃人斯忍棄友朋之道取則寧遠流音在兹爾苟嚶鳴而占矣吾將德義以求之雖慕惠莊顧定交於他日如令管鮑得擅美於當時

夫如是則結緩何慙彈冠不惑伐木將廢而莫可谷風欲刺而安得已乎勿謂斯鳥之聲至微而忘其是則

松柏有心賦

唐 王 棨

彼木雖衆何心可持惟松柏其生矣稟堅貞而有之所以固節千歲凝芳四時積翠森踈見冒雪停霜之性攢空蕭瑟無改柯易葉之期懿夫外聳原本闕五字直或盤根於幽磵之畔或挺資於高山之側原本闕三字桂何慙荆棘葉殊而可謂不同節厚而盡云難測相連夾路在成城而稍

倅未可為薪比死灰而莫得㕹匪石而枝勁叶懸旌而
影揺苟無懼於早落亦何憂於後雕聳榦山巔且甚長
於衆植成行陵上終不亂於驚飈矧乎萬樹含秋千林
向晚方見夫鶴棲之所彌茂爵食之餘不損天台溪畔
若有意以垂陰太華峯前豈無情於固本既立端操寧
驚大寒似蓋而秦封翠欲如愁而殷社煙攢勢迴萬萊
競高標於塵外時當揺落爭秀出於林端豈無井上之
桐亦有園中之栁於春色以自得在歲寒而則不曽未

若方寸斯抱層空可凌藿雖傾而莫比蓬非直而何稱至如嚴氣方勁翠色猶增亦何異君子仗誠處難危而愈厲志人髙道當顛沛以彌弘是知斯木惟良因心所貴各固結其修榦共青蒼於四氣然則喻禮於人欲舍此而何謂

跬步千里賦 以審乎致遠行之在人為韻

唐 王棨

彼道雖遠惟人可行積一時之跬步臻千里之遥程亦如塵至微而結成山嶽川不息而流作滄瀛是則大自

小成遐因邇至理茍均於積習義必資乎馴致莫不究其攸往明其所自不因布武之間那及同舟之地終尋高躅必可繼於飛鴻不躡前蹤安得齊於赤驥是則欲追追遮無或踟躕始謂與其進也不亦遠乎玉趾勤遷諒金城之可越芳塵漸原本闕三字水之難逾矧夫高以下為著顯以微為本既曳踵以將至蓋執心而忘返行行莫止豈辭明月之程去去不停寧憚黃雲之遠但勉行之終能及之茍循途而坦坦盡履道以孜孜如背裂裳自

等聚糧之義豈勞由徑當齊命駕之期得非務進彌專遄征有稟念踽踽以無怠故僬僬而滋甚自勤跋涉邯鄲之學全殊不暇因循燕宋之遥可審然而志勿休者雖難必易行不止者雖遠必臻亦猶積水為瑩冰之始層臺實累土之因大道能遵終及奔馳之子中途儻廢誠慙跛躄之人别有跼蹐負來躊躇斯在將欲跋跡霄漢超蹤寰海或能闢道路解縶維則千里之途可待

天秩有禮賦有序

宋 陳普

先儒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即理也夫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其實即一自然之道體也秩者品位之次序也朱子曰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天秩有禮者也禮者聖人之所制而實皆天則之當然天理之自然天道之本然聖人不過循之而已舜之無為禹之無事文王之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皆此事也有者天理之所本有當有人心之同然非本無此理而獨出於聖人之所作為者也

夫禮即道妙體居用先非人為而始有皆天秩之當然莫髙覆燾之形一原從出寔敘節文之禮萬善皆全聞之帝則之中無在不然王道之行以斯為美爍然截然和以為貴主是張是命之不已禮之秩也豈獨出於聖人性所有焉一皆本於自然主宰謂帝性情曰乾心則人心之妙體皆道體之全不已文王常在左右何言孔子初無後先禮之制也初不在我理之因也皆自於天大矣無私乃物類之太初太始截然有序為人倫之三

百三千茲蓋皇矣臨下辨上下之等差高而聽卑定尊

卑之位次本原已具於定則毫髮不容於小智父子君

臣皆大學之當止爵齒昭穆本中庸之不離有者其初

非强而有自然之理當知所自高也明也渾然太極之

純全品斯節斯同是一初之付畀大抵天理流行散作

蒸民之則聖人制作初非有意之私一事一理不造之

妙造五品五教無為之至為欲識制度品節文章之本

當歌出衍出遊文王之詩孝子忠臣天理素定尊君嚴

父天威莫欺本然定者之謂秩有者生民之秉彛敬主於心隐若運行之不已讓形於外顯然道理之相推孰不謂衣裳之制垂自黄唐玉帛之儀修於虞夏夫子教人鄉黨朝聘周公體國禘嘗郊社豈知萬殊一本有素定之裁制百聖羣賢非妄為之虚假禮焉所謂體焉人也實皆天也室家男女妙陰陽二曜之合離堂陛尊卑昭南北兩樞之高下是何漢晉隋唐不為堯舜禹湯金張許史無復孔顔孟思夫婦之别誰得文王之太姒兄

弟之倫未若叔齊與伯夷豈非天序天常上聖能盡天精天粹淺心莫窺雖禮之所在皆天秩之常也然道不虛行必人存而舉之所以聖學流傳斷以大人之語帝朝儀論斷之自我之辭又當知化成於禮非教則不成政舉於人何由而得舉禮義之民皆出於禮樂禮樂之士悉由於庠序不然則民命不立士習不善而一以三綱五典委之天事物何由而得所

道不遠人賦

宋陳普

道本同得學惟反思不於人而遠也率吾性以為之即是理之常行稟生則具取諸身而皆有莫近於斯聞之天賦性命之正皆在吾身日用之常莫非至理渾然全體至善至粹凡厥有生甚親甚邇所當行者命則然而性則然夫豈遠乎人在此而道在此是道也本太極體為天地公坦易明白流行貫通視聽貌思各有天倫之極喜怒哀樂俱全未發之中並生天地均賦均得豈有須臾不偕不同是謂理然不過云為動靜其於我也未

嘗南北西東道者何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外女內君上臣下皆自近取初何外假但求於我欲則至矣如在於室未之思也人者仁也不亦善乎道即性焉又何遠者即是訓是行之洪範並受共由凡有物有則之蒸民有操無舍大抵人之相去雖尺寸以異地理之同得無毫釐之離人塞吾體帥吾性何止户庭見於面盎於背本無主賔信知一理之費隱常與四支而屈伸恭常在手重固在足正豈外心修寧外身固無毫髮之疎遠

但用工夫於率循影形響聲尚有彼之與此天水地火猶分類以殊倫自陰陽二氣賦質化生而健順五常同時付託純四體之中默然自喻隨百感之來順時如躍暗者顧之有如天壤胡越明者取之若在苞苴囊橐求之斯得舍之斯失離之則非由之何莫所謂不下帶而存夫豈如捕風之若所以孟軻洞見但求端於性情劉子深知惟驗中於動作噫禮樂散殊充周於天地高大夫婦知行昭晰於鳶魚躍飛序别見於鴻鴈雎鳩之小

仁義見於豺狼螻螘之微彼兩間有萬皆與道以無間此三才居一豈有時而或違去道而遠曰仁則非胡乃慕彼糠糜忘肥甘之在已棄其蘭茝蘇糞壤以充幃又當知月至而已者忘逆旅之非家日用不知者昧自身之有寶冥行方寸邈若海山明於一念取之懷抱此孔子於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詩而以未思言之教求道者但用心於内也已

得意忘言賦 以去象棄詞根乎幽朕為韻 唐 謝觀

易意難見言以存之得意之後而言可遺本憑詮以指昧既達誠而去詞昔者先王玄通默想以深指難可擬議嗟後世無不瞻仰是以錯綜六爻森羅萬象立文以寓其吉凶賾隱以知其來往憑有狀之狀而定其範圍因可名之名以徵其影響悟影響則可名之名息達範圍則有狀之狀無執可名為常名者謬定有狀為常狀者愚方知禮以適變作事之符符以觀設遵意之樞但魚兔之得也於筌蹄而已乎然則言者意之苗得意而

根源有據意者言之本得本而枝葉不御假以寄誠明為定據如鑽燧求火獲火而燧之可忘似剖蚌求珠得珠而蚌之可去於戲置文字之館植玄牝之根自入存存之室廢乎察察之門不爽毫釐經濟無為之內匪差黍累彌淪有截之垠既而搜未形之形索無朕之朕變以喻而立幽藉明為準則可棄喻取變即明討幽不可以理縛難可以文囚遇陽則明豈必離乃為日遇陰則順何須坤乃為牛夫如是稽其意窮其事旁通其閫閾

曲盡其精義英華可採桯梏斯棄儻究忘言之機庶叶表微之思

人不易知賦以題為韻

唐　郭適

墳索通旨古今彝倫惟沖虛以效迹貴特達而知人有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徵而觀則甄一德而求真既而糺合性情交驅馳騖莊列談其險艱堯舜病其授受玉石相蔽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忌投珠而自久考聲度之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

則亂何不有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於能否復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失子羽之容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郎之顧曲辨齊竽之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臥龍之器其道或如蘭芷應以塤篪聞撤俎而興歎指負甑而留規管仲霸齊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而皆得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別有事業後時徘徊中路厭東郭之雪隱南山之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者棄之於異趣苟名實

之斯在顧曲直而成喻徒叩寂於不材實有慚於能賦

愛而不見賦有序

唐　蕭穎士

丙辰歲待詔京邑貽舊知作

嗟乎或愛之而不見者有之矣何必周秦異代夷夏殊軌阻嚴城之九重限方舟之一水茍時事之多忍故人遐而室邇闗山起於足下堂上遠乎千里聳專專之目成遽將逝而復止詩人所以思婉孌而搔首賦城隅之有俟吁不得其已也惟夙昔之良㑹夢佳期於北方款

渤澥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光含芳詞以況予云惠好之
不忘願報義於永日陪遊宴於帝鄉廣莫忽而號怒鯨
波洶而騰張俄驚魂以轂㩳問窮髮之茫茫將揭厲以
復從駭風濤之匪量思投軀以靡吝撫遺體以競惶晨
切切以悽悽夕屏營以彷徨追前歡之俯邇歎此恨之
悠長於是收神返慮澄澹靜默冥然就寢兀若無識冀
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即徒有願兮且未克憂深沉
兮萃胸臆風兮雨兮思君子兮何極

心鏡賦

唐 楊慎虛

嘗觀夫乾位始造坤儀廣生運元和而產氣因自有而含精萬靈羣分立圓形以標貴四體成物包寸心而致亨含妙有而存象責虛無而自明故其端以居中動不違正藏牝谷而為主闢靈臺而作鏡將黷之而不昏因澄之而彌靜既剗邪而窒慾忽窮理而知命然後和精神明情性俾存存而不惑恒皎皎而孤映由觸類而感有為必因象物知器乘時利人敷禮經以導俗馳精義

以入神探禍福而知運任行藏而理身所以君子處順而情逸明王不言而化淳若乃潛英議蓄明斷欲鴻濛而未析勿冒昧而相亂凝至精而一臨俾羣疑而四散故使立身者潔之而清真自守入官者朗之而美化攸贊語衆妙之玄通分萬殊於大觀然則物以心鑒心由物遷掇輕花而意豔坐孤石而情堅所以去彼取此削觚為圜將欲保至和而不撓存大樸而自然茲會有體彼管攸設選賢而官知人則哲端靈心之朗暢拂清鏡

之光潔取舍妙諧於物宜推擇靡遺於井渫遣許郭而齊鑒與山盧而比傑可謂張英風著徽烈嗟小子之庸蔽撫蓬心而望絶

至人用心若鏡賦以方寸虚地有來斯應為韻　唐紇干俞

賭理心之至者有明鏡而比諸皎然可鑒泊然其虚舍將迎之載勤無情是得存好惡之不辨何狀不儲彼誠之明惟道斯守居中自執於精一待物豈殊乎先後云誰鑒矣則用當其無匪我功焉乃為而不有淵兮内照

曠若虛受伊默慮其智愚儼分形於美醜稽至理也其性命哉瑩爾蒙蔽滌乎氛埃引曜弘納清明洞開自外爰依叶彼生而有象由衷必應體夫神以知來故得稱有別於宏規等無私於衆類苟覯過之能審爰見疵而不愧始求義於昭昭卒窮微於至至和平自保非險乎山川容貌既呈必肖乎天地美夫鑒乃不臧勝而無傷恒其德匪明而匪晦狀於物或圓而或方仰周文之翼翼同叔度之汪汪是知弘量資乎日宣儲精本於明證

鏡將心而共理影與形而合應思負局之克修並懸心而有稱感物攸在立誠取斯彼範金之遺制信靈府以相隨吾道方存庶一覩而無替其明固久亦屢照而忘疲想夫朗若爰啓靜而無悶比申監於盈尺願修容於進寸樂廣播披雲之詞莊生諧止水之論冀因照以玄鑒豈逢時而在困

至人心鏡賦以人心融道清鑒應物為韻　唐于可封

莊生有言曰至人用心若鏡有旨哉是言也夫鏡也者

以明為體是故有來而必應心也者以靜為照亦可不思而玄通拂拭生光掛新臺而月滿罔象求得映赤水而珠融若鍊心而比鏡信清明而在躬爾乃以鏡為心因心載考菱花發而羣象生靈府開而萬物保斯鏡之精明謂人心得道至人所以畀其性而遺籤弱其志以虛襟聽無聲之和樂天籟之音明白四達照幽燭深希洞視而玄鑒在無心而用心苟能忘己作虛舟之泛必保其光得秦鏡之鑒我邦君皇宗之子天人之英體以

合道沖融混成其用心也達至人之妙理其朗鑒也同水鏡之澄清開意而圓照吐心而自明妍媸莫能藏其象皃神莫以遁其情絶毋意與毋我固不將而不迎懸彼高鑒求乎有貞覩處子兮調脂粉爭捧心兮效蹙嚬醜者自醜新者自新形美惡而區別吾何情於知人媿匪桃夭寧容比證對香奩而呈貌慮柔姿而不稱有待良人非徒好勝因茲佇賞必冀象應紅粉蛾眉趨而競謁宛其素質髪彼玄髮類芙蓉之映水若姮娥之向月

大明無私衆鑒不歇光之所燭照及微物庶有假於恩輝幸留心於翦拂

靈臺賦

唐 韋承慶

歲巳殫夜向闌風威勁霜氣寒月斜臨於棟首河半落於簷端心耿耿而不寐魂𢤦𢤦而未安乃振衣危坐隱几太息繹思於今古之津佇懷於天地之域粤若天分地開古往今來物之播焉成萬品人之生也配三才伊生人之為貴咸賦職於靈臺彼靈臺者含粹而起惟神

所止想四大之樞機執五成之端揆統精靈之往復括性命之終始坎憑慧而宣聽離假明而暢視六儀球而承尊百骸運而為使若衆星之拱璿極猶列國之宗王扆夫其鼓動陶甄範圍涵育質微用廣如土圭之準盈縮精靈器要譬灰琯之調凉燠撫二儀之斡運必用此而休復閲庶類之區分亦俟兹而大畜輿室資明於洞户飛軒寄轉於輕軸靈筠挺防露之篁孤穎秀捎雲之木其高也巍乎峻峙傑爾孤標上干日月迴冠雲霄其

深也如海之渟如淵之邃窅萬仞兮沉以清潛九重兮隐而閟其平也周道如砥君子之夷局其險也蜀門若劒小人之跂躅彌性場而極覽溥情囿而環矚鮮開曠而閉凝多鬱堙而窘促萌一緒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無半刻而恬想乃終年而汨欲大木百圍而竅竅長河九支而屈曲怒則烈火扇於衝飆喜則春露融於朝旭懼驚懷其若墜憂結念其如束或漫漫而川浮或迫迫而山屬繁襟霧合而煙聚覃思鉞懸而縷續其鶩時也

似飛蛾凌亂而投明燭其趨利也若饑烏聯翩而爭場粟力方躓而獨騁量已傾而未足吹劒首而聒虞韶握碔砆而衒荆玉纎埃不讓於山阜巨海見排於井谷沉浮兮靡定去就兮多途乍排下而進上忽出有而入無轉息而延緣萬古迴瞬而周流八區形寥寥於衽席慮淼淼於燕吳乃榮乃華如馳如驅甚飛猱之蹻喬木邁奔兕之逸修衢雖杼軸而無已吾未知其所圖爾其清濁兩資臧否兼司有緩者而窓者幾附之而益之勇怯

於焉競爽明晦所以相欺或外靜而中躁或情慍而顔怡或趣暌而迹偶或言信而誠疑眉睫兩連而相對山河萬重而在兹莫覩其深沉之實抱徒見其俯僂之虛姿類陰陽之不測匹神鬼之難期不可審之以權量不可卜之以蓍龜爭度長而自我各守勝而為師設皇綱而懸帝制張地絡而舉天維雖衆條之所撿轄在斯輞而不能持徵善惡於遥祀訪賢愚於羣册軒昊用之而司契堯舜守之而光宅湯武任之以為王桓文仗之而

作伯弘聖道者謂之周孔肆凶德者攝為桀跖體仁成
曽史之行毓智舉良平之策六國起爭交之端三方構
鼎峙之迹政焚書而騁暴巨誦典而崇僻瓿譏胥而獲
誅靳譖原而受斥軻發匣而揮匕如晲楹而抗壁蕭朱
始諧而末釁餘耳初好而終隙寵包詐而肶躬牢藴邪
而附石究迴冗於今古欝繽紛於載籍匪外物之所嬰
諒乃心之攸敵若乃無損無益不盈不沖湛虚明其若
鏡坦宏量其如空静凝神而合道動應物而修功得至

無於象外乘妙有於寰中既昭合而懸解且兼忘而大同象罔之珠易索禀籥之用無窮入窅冥而起宇宙翔寥廓而矯樊籠斯上聖之神理邈先幾而感通諒凡情之靡得徒仰止於余衷至於宅義依仁棲貞履順崇禮讓之扃闥聳溫恭之墻仞赴鯷壑而全忠處龍鄉而執信情居損而能酌時處遯而無悶遊書圃而摭芳挹文河而澡潤循雅度而成則服嘉言而遺吝乃懿士之清規寔吾人之所徇持弱操而知勉飭微躬而底慎思不

忮而不求絶相靡而相刃慨投筆而長想聊綴音於末韻

天道如張弓賦

宋 王禹偁

上天如之何匪謙莫益張弓如之何匪高莫抑瞻倚杵之為狀考彎弧而取則所以老氏順之以立玄言王者法之而建皇極豈不以天寔虧盈弓唯審固既命中以有式若無親而設喻善惡之效自應弦而靡差禍福之祥同流矢之所注吾嘗觀善射之人如天道兮有倫下

者舉其勢高者俯其身左馬右人落轂中而不失十發九中視掌上而彌親又嘗覿上玄之理與張弓兮匪異損有餘以示誡補不足而平施小人用壯唯六極而是惟君子好謙乃百祥而咸萃又嘗覿上聖之姿法天道兮緝熙令見禁於強暴心不忘於惸嫠百姓與能自樂財成之道四時咸序爰歸輔相之宜天之道也既如彼弓之義也又如此懿乎男子之事克叶聖人之旨自可移於邦求諸己蓋裒多益寡者焉唯舉下抑高而已夫

如是則張其弓挾其矢體由基之所長天道遠人道邇非裨竈之能量是以君者撫其弱抑其强如猿臂之盡妙中鵠心而允臧向使天理或爽君道靡常自然反時而反德又烏可稱帝而稱王者哉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天衢賦以亨達之路無復凝滯為韻

宋 文彦博

否窮必泰畜極當亨取天衢而垂喻在易象以著明孰謂乎險不可升半塗則廢誠因乎利有攸往直道而行

原夫乾以剛升艮能柔遏卦成大畜之象亨在六爻之末言其天者示吾道之高明譬彼衢焉表時途之洞達徒觀其蕩蕩罔極平平甚夷必在與其進也方可跂而及之將列曜以同遊曾無險阻與羣龍而共躍迴出喧卑廣矣亨塗坦然大路小人寸進以無便君子階升而有素遠者近者自當開泰之時何斯違斯詎見艱難之步豈不以屈伸道異窮達路殊困躓率由於邪徑起騰究在於康衢瑣瑣管闚固上行而莫有區區跛履信高

蹈以應無蓋以本乎天者悠遠而不窮况於衢者遵循而惟速既亨達之有遂則制畜而無復初惟藏密同鶴鳴之在陰終乃升高類鴻漸而及陸偉乎高連雲漢直比絲繩將何人之率履欲誰氏之先登上士行之而克勤大勲必集王者蹈之而不迈庶績咸凝若然則道遂坦夷往無凝滯豈惟推四達之廣蓋將及九重之際何當履此高衢振芳蹤而出世

御定歴代賦彙卷六十九

性道

太玄賦　　漢　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輙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

况人事之所極兮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㵐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遐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翺翔於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覩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觧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驪以踟躕載羨門與僊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挂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鏤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疾邪賦　　漢　趙壹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反駮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於兹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媀名勢撫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衺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

興寔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
而盡忠路絶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
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
而待然榮約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
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
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

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思遊賦有序

晉　摯　虞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

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彜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遥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

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彩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佩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燿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覿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棄於南荆夏象韜塵於市北兮瓶罌抗方於兩楹鸞凰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闗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於凝露希前軌

而增鶩兮眷後壓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返兮夕景潛而且融旻三后之在天兮款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隨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與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

姬文將遠遊於太初兮鑒形鬼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猷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厮徒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名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氛疊疊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芝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彯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曄兮仍騰躍乎暘谷吸朝霞以療饑兮降廩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遥兮限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
迴兮覿朱明之赫曦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
纚焦明以承旂兮駔天馬而髙馳譢羲和於丹邱兮詔
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
之陶鬱兮予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
西游粤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粹之攸存
兮誠沉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
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

母於椒邱觀玄烏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淩涸陰之所濇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象之潛育哂儵忽之躁狂兮喪中黄於耳目佪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揺而上躋兮忽蹈廓而淩虛登閶闔而遺眷兮瞷玄黄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觀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爐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

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僂句跖肆暴

而保乂兮顔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朕榮辱之

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

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為匠乾巛

為均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

川滯而為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

有數成形兮未察靈象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

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遊斐陳辭以

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别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盡息駕於一餐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懽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翔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受號犧輣整旅兆司轡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豊隆軒其警衆兮鈎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蛇兮

駕應龍青虯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炎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僸僸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税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闞乾巛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䰟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衛兮日月炫晃而暎蓋蹈烟熅兮辭天衢心闇㬎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

和兮崇彛倫大道豨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

悔賦有序　　梁簡文帝

夫機難豫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己迷己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曰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壟事書作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慎履冰之誡竊

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為賦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烏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几玄德之髦聊縈子安之嘯時起静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歎圯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邱重前非於蘧子蹟夫覆車之戒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冨混一車書鞭笞寓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搆阿衡

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梁之授拒諫逞刑戮宰誅守矜上林之戲馬嘉長楊之射獸囁呫禁中之言欺侮山東之寇及其祠祟涇水作釁夷宮徒希與妻子伍下願與黔首同信殪絶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才氣過人拔山靡類扛鼎絶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鹿有動天之卒轅門有屈膝之賓既刓有功之印亦疑奇計之臣唱雞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愧分漢騎之餘身郭君失位徒馭而亡尚悲殘糗獨飲

餘漿枕畚空卧伏軾懷傷䰟飄原野骨餌豺狼楚王刻鵠播徙南地鐃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射獵之娛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甯喜納君恃功肆寵衛侯厭黷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旋踵商君被執李斯赴叔身居闕下命厄秦囚追傷用法之獘還思不諫之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卓跋扈豺目為輔弑君鴆子誅李害杜黨恩販寵怨庶虐人敝朝政之聰察害上書之烈臣榮腄子於阿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姦

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其膏鈇潤鉞寘纆逢徽壯武英逸才為時出陸離儒雅照爛文筆江東啓呑倂之籌幽州著懷遠之術運鍾毀晃時屬傾顛鏑鳴水閣日黑山遷劉卞之謀不決忠良之戮已纒台曜之災雖啓鵩鷀之賦徒然士衡文傑綽有餘裕氣含珠璧情緼雲霧志闕沉隱心躭進趣倔兹猛衆臨此勁兵抗言孟玖肆此孤貞戕辭已切壘幔徒縈形殞河上心憶華亭若夫楊惲狂言灌夫失志卒其殞命埋軀傷形屬吏周君

飲後裴子酣狂靳固紀瞻之妾眠卧季倫之房亦足以魂驚神爽悔結嫌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多自欺不遠而復幸無嗤建功立德有常基曾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可為師

思慎賦有序

唐　劉知幾

賦形天地受氣陰陽生樂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分也然歷觀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非命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絶祀堙沒無遺小則繫

獄下室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寛者憂在子孫至若保令名以沒齒傳詒厥於後肎求之歴代得十一於千百其嘗迹其行事畧而論之至如望夷篡奪鴻溝戰爭包𤓰蓋之異志践恭顯之邪迹或干紀亂常或窺窬僥倖此而獲罪固其宜也爭二城而相殺期五鼎以就烹獻魚炙以交鈹舞雞鳴而伏鑕或幸災樂禍或甘死徇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降兹以外有異於是莫不重七尺於泰山恡一毛於尺璧徒惡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

方但惜其生而未識衛生之有術何者地居流俗之境身當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當仁不讓思倍萬以孤標唯利是視願半千而秀出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官大於國主必惡之而名譽娛其耳光榮炫其目口甘腴豢嗤鈞吻之腐腸身安棟宇誡垂堂之折足自謂長無六疾永固百齡巋然可與金石齊堅松喬比壽者矣殊不知闒張以傲誕為將桑霍以滿盈居職鼂錯削國以獻忠伯宗匡朝而好直處父則純剛立性張温則

太明為識見之者為之寒心聞之者為之變色亦猶卧於積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將然巢於折苕之末而不悟風之已至既而惡稔釁盈道窮數極黄沙在縶懐上蔡而無追白刃臨頸揮廣陵而長歎猶以為禍出不虞災非素漸以兹自卜奚其謬歟假有舉一反三觕分菽麥知豐屋之不誡悟覆車之足尤而皆宴安鴆毒遲疑猶豫交戰未勝而禍機先發不杜之於欲萌方悔之於既兆用使茂先將戮顧諍子而多慙安仁已収負慈親而

永訣嗚呼自古所以多殺身亡族者職由於此也因斯而言則知禍福無門唯人自名自貽伊戚匪降於天而謂之不幸未之聞也昔夫子有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竊以仁為百行之首大聖其猶病諸然必以中才之人企勉而行猶或可及况其慎者葢不過慎言語節飲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聞夕死去食存信之難也違之則為凶人蹈之則成吉士其為弘益多矣而世人罕能修身厲己自求多福方更越禮過

度坐致覆亡此宣尼所以譏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而孫叔敖譬以螳螂伺蟬不知黄雀在後余早遊墳索晚仕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敗衆矣夫貴不如賤動不如静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加以守愚養拙怯進勇退每思才輕任重之誡智小謀大之憂觀止足於居常絶覬覦於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進受代耕之禄退居負郭之田庶幾全父母之髮膚保先人之邱墓一生之願於斯足

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飽肆而神化苟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傳諷誦而無斁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是用尋往哲之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烱誡列之座右題其賦云

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舍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

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總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局途其必躓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耽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為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壓耕穫困沉名於抱關志克詘於懸霤俄拔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黄煥其沃若彼

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劒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恠迺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殷憂不平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成懐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閣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礜膏爍起於多明趙國從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於西漢獻寶刖於南荆遂懐沙於楚塞因説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嵇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為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

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閤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望烏兔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霸而胥溺黜淮陰以菹韓遷杜郵而死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媚徒弔閭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託夢而衣穿嗤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日而迴天自謂

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凄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媒獻文蛇而請謁疑卧薪之可久謂巢葦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衡風欻其上摶曹門傾而夭鄧貫室壞而夷潘班坐刑於黨竇殷取戮於臣桓顧噬臍而不及知觸簫之為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為黔資於涵墨生於麻者既

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
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為娛餘推誠而狎耳蕭結契而連
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緪繆於魏諷石嫌
疑於州吁孫秀與趙倫齊貫石顯将牢梁並驅汙無禮
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别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
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而指瑕覽冰鏡而求垢彼獨潔
之為雅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
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雞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

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謔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警怨無小而不讐察闞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跱昂藏遠邁覩厮隸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鵞炙輟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感多言

之必敗迷暴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髙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强死無為福先無為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為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跡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閨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為介胄忠貞為劒履受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

衷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為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弗珍鴈含枚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以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真矧百行之君子迺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知止賦有序

唐 李德裕

古之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趣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余自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士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為此賦云

觀春秋與漢策求知止之大夫魯莫高於柳惠衛莫貴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於於菟雖至聖無軌超然不拘猶歎行藏以與顔稱卷懷而善蘧則由聖門而

進退者得不勇於知止乎佐漢留侯與道為徒厭華屋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娱清則兩龔美則二疏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祁祁青衿戴負經書藹藹玄冕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反皆雪涕以漣如嗟予生之疲病念寄世之須臾曽陟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虞諒難復於玷缺且覃思於玄虚聊揮金於餘日乃迴駕於迷途況乎托北阜以為宅就東山而結廬仲樂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

之蒼翠若天漢之透迂少室東映於原隰鳴臯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遥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鯈魚徙竒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而韜瑜昔有羅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鉏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外寄跡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遠墟麕麚遠而騰倚鳧鴈去而相呼酌盈樽以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懐綺皓而披素

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遍遊於名嶽蠡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忘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末晚期終老於桑榆

妄心賦

唐 員 峴

始吾有形與憂俱生形是幻器憂為妄情愛業潛結貪心日萌如狂犬之逐塊似飛蛾之赴明舉世役役終身無成慨愚者之未達嗟此志之難遏多賤實而貴名咸

棄本而逐末利之所在蹈水火而非懼勢之所存棄仁義而如脫方自以為氣足自負殊不知患其可掇夫生也有涯而智之無已鵬鷃未足適其分儒墨焉能齊其理世謂之憂我適足以為喜世之所譽我適足以為毀自我心而視物四者未知其孰是借如青樓上路紅粉佳人編貝為齒點朱為唇朗如明月之初霽芳若綠條之在春流曼臉而光射動鳴環而態新此必天下之巨豔固當衆族而咸親奚為乎鳥見之望層雲而自逸魚

見之入深泉而不出彼醜好之非我吾孰知其所失若乃樂府窮選伶人擅名跳丸劒之揮霍奏金石之鏗鍧復燕趙之稱最信音容之莫京清歌一轉而行雲遏長袖屢舞而流風并實天下之樂事當觸類而含情奚為乎爰居卒夭於鐘鼓聾俗不知其韶武嗟愛憎之在物吾孰知其所主嘗以為生者物之可欽死者人之可畏方其髑髏之自得也不異夫南面之至貴謂死之為是生之為非何存没之交戰而彼我之相違嗟乎求馬於

肆馬不可以得以猿為心猿亦未之息夫制動者以靜吾當反照於玄極

齋居賦

宋　張耒

仲夏之月隂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隂浸亨而用事水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獘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静事以為形又遠

眺而髙舒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絶嗜窒慾愛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沖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能體强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疢癘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亢陽則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葢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

善身乎

荀揚大醇而小疵賦　　宋　楊傑

周漢運否荀楊教傳雖曰醇之大者亦有疵之小焉皆命世以為文言非不粹與生知而較美道未能全嘗聞人異禽魚性鍾天地全而稟者曰聖哲偏而得者曰賢智聖無不通賢有未至是以周公尼父率臻大道之醇荀況子雲未免纖瑕之累蜀國宗匠齊王老師雖抱重器不逢盛時欲卷道以自處疾沒世而無知由是簡冊

其緼瓊瓌爾辭立大功於是矣未盡善者有之著書三十二篇義差而駮準易八十一首理或其醨至如論性之淵源談道之極摯或曰善惡一而混或曰禮義皆其僞以禮義為僞則堯舜之法歸乎詐以善惡相混則鯀禹之心何以異兩賢於道擇不精而語不詳三子之間得其一而失其二又如對臨武以問兵之術推子淵以希聖之徒遠罷特愚於鼂錯談經私美於童烏是所謂珠不無纇瑕無掩瑜然無傷於大義實有累於名儒非

倡道之子思將何以教美不臣之新室幾近於誣向使親承鄒魯之範模獲偶淵騫而論討然則善得以盡辨無不早數萬言皆造純精千百世以為至寶雜乎其雜當殊太史之書醇乎其醇可擬孟軻之道奈何智有失慮人無全能一則晦名於天禄一則朽骨於蘭陵俱有瑑雕之雜難全粹美之稱亦猶務涉獵者貫山醇儒不足悅紛華者子夏具體何曾噫荀也倡道於前楊也和之於後助詩書禮樂之化謹父子君臣之守斯文未喪

大疵則否何韓愈氏重而過之蓋責賢人也厚

廣居賦

宋 楊簡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緑野横其前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百餘里之遥崎嶇委蛇日致兩潮之勤於其門輸清納潤曽不少懈北山之桃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厠翠組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竹櫛櫛差差如立萬琅玕疎疎翦翦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樂

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纖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隅以雲煙遊鱗戲凉羣羣然圜圜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橘梢之黄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颷之戒寒爛丹邱於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而盤旋玄冥又從而佐之翦玉鏤瑶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

共瞻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敘有目者之所不覩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為乎天莫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之下地所不載胡為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吾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所升猶在青冥之中青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名奚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為乎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迷

雖極夫日入之涯道阻且修巳莫之躋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奚窮廣居之南滄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覿可覿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覿奚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奚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

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彚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揚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徙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亦不可堂無中邊室無户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猶莫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得其門學者愈行而愈遠

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閮四闢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立墻之外者所捫是中有不求自有之至樂宫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中正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冲世樂有窮斯樂靡終舉視聽心知之屬不以為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而圓首横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運鑿深之鉏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索居賦

元 吳萊

粤吾生之寡好兮恒孤陋以索居步中庭以自念兮心抑鬱而不舒阽予身之兀處兮撫萬化之殊塗豈寰區之迫隘兮杳不知其所趨惟世氛之混濁兮尚蓬藋之藏匿欲奮迅而激昂兮又邅迴以沉默去衆人之佻巧兮膺泰定以堅飭紛荆棘之柅行兮謂邛峽其繩直肩重任之迫遥兮固邪許之不力儻泛駕之有求兮策罷駑且焉止息巡簷隙而詠歌兮撼户欞以悲惻何初日

之成言兮乃棄予而不我即彼昔游之為豪舉兮曾同處乎險巇羌結交以鼓勇兮肯羈圄之遑安抗沙塵而志得兮魏弁晃之星攢既文鷸之炳燿兮嗤薜蘿以為寒仰睇遠而弗及兮莽浮雲之瀰漫俯聽幽而若來兮哀風激夫溪湍汩寥料其無景兮甘倔强以此蟠徒離羣以蕭颯兮庶神氣之我完折松枝而拂石兮又植之以青蘭宜道義之擩嚌兮肯肥癯之畀覩董生之談王兮且有稱於不遇賈誼之明治兮謫長沙而徑去將居

販之汙下兮恐紛紛而改度逮曲學之肆行兮使吾儒之愆素古固有此混淆兮矧予今之馳騖寧窮達之措懷兮曰美人之遲暮循自然之天運兮芳草靄其發榮倚巑岏之絕壁兮臨萬仞之潭泓款淺渚以澹泞兮樂儵魚之不驚構危巢其惴慄兮恍若聞乎鼯鼪非山林之忘反兮奈世務之所嬰手不得以豎指兮目又何能以逃睛因樗散之乏用兮託考槃之遺聲永言抱此幽獨兮庸詎釋夫我怦

定命賦

元 吳萊

昔岐周之懿哲兮乖末躅於句吳延州來之閎博兮秉世德以作模予既稟此美質兮參兩間而與俱日礲礪以頡頏兮違陋巷而適通都膺文華之被體兮結儁逸以先驅翩黃鵠之千里兮炯驪龍之吐珠擒山丘其峻峭兮汩河海之盤盂奇材未得以自致兮恐薄俗之淪胥叱玄夫為予枚卜兮徽吉繇以弗渝曰心遠而跡滯兮何時命之獨拘怊怊其曠懷兮惕惕以深省叔羣囂

於一默兮守不動於真靜規豪舉於鴻冥兮混牧芴乎
鹿町胡魁梧之數奇兮彼樸鈍則猶天幸遵大路豈不
可兮莽荆棘使吾騁亦欲逃於空虛兮走赤日將焉避
影聿軒騫以有行兮仍轗軻甘所屏離當世之紛紜兮
合自然於溟涬羌造化之無象兮妙機關之翕張叢生
植之各異兮肖智愚以何常役中心之鬨雜兮煽六鑿
之披猖朝奔騰靡所止兮夕偃息恍若有亡灑屏翳之
淋漓兮吹柖摇之耿光留而出於神奇兮儵又臭腐不

得當邈自古之若茲兮哀吾生之不淑畸汝形而益臞兮怪汝志之彌殹言謇澀以少味兮步跰躃無所投足奮骳齘而衆嚬兮割肯綮以旁觸惟先儒之談王兮固卓立以忤俗環車轍而至老兮陳詭詩以遭逐問蘭陵悲芳草兮登郇嶧感喬木憮素束之陻戹兮緜千祀其芬馥彼瞢闇之弗思兮行狹邪如平陸託黄老而險謚兮攻春秋以阿曲亂鳧鶴之短長兮衝涇渭之清濁不率循於中正兮每僥倖以致夫顛覆豈昔吾之自奮兮

今獨有此況憂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麇鹿而與儔俯璆
堵之湫隘兮猶采椽之雕鏤駕柴車之樸素兮亦炫燿
其華輈等羹藜乎粱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
鄙兮賤無貴以何羞嗤予音之寡和兮謷汝器之無不
周斯視聽之旣狹兮曾不遇曠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
鳴鸞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往謀何豔
陽之駘蕩兮破寒谷之颼颼諒勾萌之畢達兮雖壅閼
其無由不吾用則亦已兮況斗絕於荒陬終越秣以燕

刷兮夫何足以自疑

自修賦

明 薛瑄

皇降予以衆美兮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兮乃蔽昧而強孱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閫閾誦古訓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乎矩步忽内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交驁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欲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決擇之不勇兮將邪嬴

而正負蓋必欲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欲其屏去既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思本賦

明 薛瑄

吾行年之匪少兮胡貿貿而靡思善惡原於秒忽兮寖千里其遠而木油油而上聳兮波沄沄而載馳托后土之鴻龎兮本大化之無涯肇總總之衆物兮咸資始於天淵矧含靈之物秀兮孰有不自其先先昭列而在上

兮子孫繩其在下或一日而不思兮将原竭而本仆或廣植而不食其穫兮或勤施而不責所負溯河流之汪洋兮潤寳漸於遐土啓我人以坦途兮闢我人以大户既登名於薦書兮復顯仕於朝列念積累之艱難兮恒拳拳而恐失服聖賢之明訓兮索衆妙於微賾仰皇昊之賦畀兮保天理於晷刻謹予識之昭昭兮匪他岐之敢惑潔予身之皓皓兮豈外物之能涅是惟顧本源以自修兮若見親於羹牆行斯百而靡虧兮體毫髮而匪

傷堅此志之罔替兮愛此言之不忘敦忠孝而日新兮

庶末盛而流長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九